

分析走？这个不好，一定要按主席的航线走。

首都的紅卫兵给全国革命派很大的支持，北京的同学在外地影响很大，但有的也要注意，例如，几个人就可以发表声明，还挂着紅代会什么牌子，这就不好了。

拥军爱民，对军队要有正确的看法，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，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，用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的。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支柱作用，北京的军队，是保卫毛主席、林副主席、党中央、周总理、中央文革小组的。江青同志在四月二十日提出“拥军爱民”是一个积极的口号，这和过去所提“拥军爱民”是不同的。总理刚讲了三相信、三依靠。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。

大联合、大批判我抓得不好，可以检讨，但你们也要支持。

还有一个問題，抓革命、促生产的问题。京西矿每天生产一万多吨煤，有个单位去了四十卡车武斗，打死了一个人。无论如何不要搞掉这么一万多吨煤！（总理：我关心的是铁路。）铁路和煤分不开。

最后强调一下，不准冲中南海，不准冲人民大会堂，不准冲钓鱼台。建议把上面四位同志的讲话很好学习，不要光写“好得很”的大标语，好好讨论形势，学习一个星期。（康生：你们可以贴这样的大标语：“說中央文革同意大串连是违法”。）在工会中也要讨论。

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翻印

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

周总理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谢富治同志 在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

（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晚十时在人民大会堂）

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和十一日晚，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召集大中学校学生代表进行座谈，首先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，最后作了重要讲话，现根据记录加以整理，文内有的地方可能不准确，供参考。

陈伯达同志讲话

昨天听了大家的意见，有各种各样的意见，有不同意见讲出来还是好的。有些问题准备和大家商量一下，我们有些看法，对不对。

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一年多以来已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，这场革命的胜利带动了整个世界，几亿人觉悟了，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新的一次革命，这次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，对帝国主义的胜利，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，这次革命的出发点是信任群众，依靠群众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，这是毛主席提出的，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，一年多来，群众的斗争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、剥削阶级的斗争，特别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，要作适当的估计。

我们是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，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，形势大好。但是，全国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，是波浪似的前进。不但在全国是这样，在北京也是不平衡的，波浪似的。从北京来批，北京的工人运动还没有上海好，要落后些。北京大中学生七十万人，工人有一百万人左右，工人阶级，他们运动的力量比其它阶级大得多，大多少倍，但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，正在发展，但不平衡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学生运动有很大发展，北京最早，发展最快，一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，得到了很多的锻炼，但没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，用毛泽东思想，来及时总结经验，工作就得很粗，大吵大闹兴趣大，总结经验兴趣比较少。不总结就不会提高。

革命路线，要四，但你们到处闹的时间多，学习时间短，当小学生，当毛主席的小学生，当群众的小学生这种思想差，怎样根据毛主席著作，根据毛泽东思想总结经验，这方面考虑得少。这个估计对不对？还有，想压倒别人、压倒别的一派的思想多，互相学习、互相帮助这种思想比较少，你们学生本身就有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。毛主席说：“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，则将一事无成。”

究竟怎样结合？你们并没有研究出方案来。有个时期一听说要与工农结合，你们就一哄都到工厂去了，工厂工人没法工作，大人小孩一大堆，拥在车间里，影响工作，能是下厂向工人学习，其实没有学到什么东西。还有一个毛病，你们下去不想当学生，而是要当先生，把派别观点带下去了，看对不对？听说你们有两派，是两派，还是三派、四派，谁觉得你们是几派。总之，你们把派别观点带到工人农民中去了，在工厂农村中不是去学习，而是把两派斗争观点带下去，搞得人心分裂，是不是有这种情况？当然，你们到工人中去，很多人起了很好的作用，这点也要充分估计，我们有个意见，你们到工农中去，首先是当学生，而不是当先生。



首長講話選編

內部參考 嚴防外傳

鉛印版第十五期

紅代会北京矿业学院
東方紅宣傳組編

周总理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謝富治同志 在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座談会上的講話

(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晚十时在人民大会堂)

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和十一日晚，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組領導同志召集大中学校学生代表进行座談，首先听取了代表們的意見，最后作了重要講話。現根据記录加以整理，文內有的地方可能不準確，供参考。

陈伯达同志講話

昨天听了大家的意見，有各种各样的意見，有不同意見講出来还是好的。有些問題准备和大家商量一下，我們有些看法，看对不对。

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一年多以来已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，这革命的胜利震动了整个世界，几亿人觉醒了，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新的一次革命，这次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，对帝国主义的胜利，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。这次革命的出发点是信任群众，依靠群众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，这是毛主席提出的，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綫。一年多来，群众的斗争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、剥削阶级的斗争，特别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，要作适当的估計。

我們是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，这是毛主席經常說的，形势大好。但是，全国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，是波浪式的前进。不但在全国是这样，在北京也是不平衡的，波浪式的。从北京來說，北京的工人运动还没有上海好，要落后些。北京大中学生七十万人，工人有一百万人左右。工人阶级，他們运动的力量比其它阶级大得多，大多少倍，但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。正在发展，但不平衡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学生运动有很大发展，北京最早，发展最快，一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績，得到了很多的鍛炼，但没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，用毛泽东思想，来及时总结經驗，工作做得粗糙，大吵大鬧兴風大，总结經驗的兴趣比較少。不总结就

生，这样就不会把派别斗争带去，形成两大派，你们发动了许多革命派、革命小将，并因到去年以来，你们到各地大串连，有很大成绩，你们发动了那么多革命派、革命小将，并因到北京向中央反映了很多情况，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情况，这在历史上会写上去的。但是，正因为这样，也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，容易片面，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可以以北京学生包办代替。所以，现在留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，就又坐不下去了，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连的号召，现在爬火车的人是不是已经回学校了？在北京，你们有事要和谢富治同志商量，就同谢富治同志很谦虚嘛，你们没有和谢富治同志商量，就闹第三次大串连。好象有人同意你们搞第三次大串连，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这个号召，你们说一定有，我们说，肯定没有，你们就抓住那个题目，到处抓军内一小撮，你们

最近有这么一种理论，說全国正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。我們說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輝煌的胜利，而你們的估計和我們相反，說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，这当然是你們中少数人、个别的派别有这种估計。这种估計对不对呢？冷靜地想一想，究竟是你们估計得对，还是中央估計得对？請你們作判断。如果是你們估計得对，就說明文化大革命失败了，这样把你們也否定了，把你們一年来的爭論、大串連，把你們所作的努力都也否定了，这和中央对你們的估計相反，中央說你們做了很多工作。这种估計是錯誤的，当然，不是全部的，是个别的一些同学。我看，你們中有些人的这种估計是錯誤的。因为有这么錯誤的估計，所以思想就徠徨了，行动也徠徨了，有时候想这样，有时候想那样，想到处去串，想到处去包办代替，好象沒有北京的学生，其他地方就不得了了。

有这么一种说法，不知对不对，大家可以警惕，就是有些地方一些派别斗争，不是原则的争论，而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，争论不休，都和北京学生有关系。不知这个说法对不对。这是少数人，有些同学想包办代替全国革命，这个思想是不对头的，和毛主席的信任群众，依靠群众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相违背的。

“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、伟大领袖、伟大统帅、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的轨道上前进。”

“你們的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凱歌正在鼓舞着全国。”

三、毛澤東的批評，正是毛澤東和蔣介石在反共反蔣革命前夕，說武漢表面平靜是不

了。这些意见不知对不对？我找一些个别的同学谈过，北京大量的工作可做，在学联大量的工作可做，大批判，大批改，如何与工农相结合，要做艰苦流大量的工作。但你们学

你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口号：“内战外打”，这种口号是错误的，说内部有矛盾到外面去打就可以缓和了，这是错误的。

毛主席說，要相信黨，相信群眾，相信大多數幹部、相信解放軍。這是我們應當遵循的正確軌道，不要被人利用，不要受人挑撥。毛主席在延安時給《新中華報》題了兩個字“多思”，多多思考，不要頭腦簡單化，不要直線，不要想當然，那不符合辯證唯物論，不是毛澤東思想。

今天讲的这些是和你们商量的性质，向你们请教，不对请你们指出来。

同志们！我们好久不见了，本来在七月二十日武汉事件时就提出想和同志们见一見，听听你们的意見，交談交談。但是后来就推下来了，一直推到現在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們是有缺点的，应该早一些和你们交換意見，現在晚了。如各校走入問題，如果早讲一下，你们可能接受我們的意見，当然也不一定。清华走了五千人，北大也走了。开始走人我們知道，我們有責任，不能把責任推到你們身上。当然，我們也要有觀察的時間，但如果提早一些提醒一下，可能幫助你們安靜下來。形勢逼人，工作有时被动，不能主动。如今天这个会想八点开会，結果到十点才开。伯达同志讲稿有准备，我沒准备，反正和大家交換意見，錯了大家批評。

人來信，他寫他已經殺了四個人了。他還說他殺了四個人。

伯达同志搞了有个秘密組織“五一六”，我不重复了。总而言之是不允許的。同志們要上當。在一個大革命中難免有人混水摸魚，要提高警惕。有的人想從左的方面或者右的方面動搖中央，這個中央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，這個中央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。工作中可能有缺點，我們力求改正。但是絕不允許混水摸魚。象“五一六”這個秘密組織破壞活動的。還有一種廣泛傳抄的反動傳單，署名藏龍、藏戈、伏虎，名稱很怪。七、八個，這是搞黨內核心秘密策略”，到處公開張貼。這個傳單有十條的，十二條的，三條的，總而言之，它是想盡一切辦法對付無產階級革命派，它很象國民黨特務干的。搞玩藝兒，（謝爾德：與“五一六”有關係，）可能與“五一六”有關係，我們還不一定要向廣大群眾講清楚這個問題，說明這是一種破壞行為。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提高警惕。還有的地方，把我們文革小組分成多少個派。這是不對的。有些地方看法不同是正常現象，但我們始終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工作。一定要把我和伯達同志搞成一個派，把康老與美萍同志搞成一個派，我覺得奇怪。我們內部，你們各

• 6 •

• 7 •

分人又怀疑起来，这是不对的。曾、刘是毛主席、林副主席派去的。

提出武装人民是对的，但是首先应该是武装产业工人，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，还有江西的。要武装左派，但必须是联合起来的左派。可是北京的工代会几乎要分裂嘛，先打内战怎么能行呢？

当前存在的問題是如何制止武斗，制止农民进城。

红卫兵小将革命是急先锋，去年扫四清中立了大功，现在这样肯定，将来还是这样宣传。现在要求你们继续前进。各地的革命要依靠当地的革命群众，武汉的問題就靠武汉的解放军、革命群众、好的干部解决了嘛；原来在陈再道的蒙蔽下，干部亮相不明显，陈再道撤出来后，马上就有许多好干部被群众涌出来，三结合有了基础，可能提前解决。这样的事情许多省份会涌出来。这些地方对全局是前进，还是后退？肯定是前进。搞文化大革命主要靠当地的群众和武装力量，十六条讲得很清楚。北京的红卫兵要出去也是有组织的，中央要调查有关问题，吸收一部分红卫兵参加，出去的要是一派的，意见要一致，统一领导。现在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有组织的去，取得一些经验，丰富你们的斗争；一种是无组织的，自由乱串，对各地是个大包袱。据说北京到武汉去了就有两万多人，到处串连，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，有的还带着北京的优越感，自由乱串对本身也是不利的，是无组织无纪律嘛！北京的红代会已经组织起来了，应该打打招呼嘛！清华大学有五千多人外出，别的学校也不少，谢富治还好，他自己说出来了，不知怎么搞到的大串连；要查一下，我可以承担责任。有些人硬挤到大串连上，使得不能开车，结果谢富治同志和各大串的带头人去车站脱身，虽然下了车，可是等负责人一离开，又从另一个门冲进去上了车，影响开车。过去就曾发生过，停过车，有些货物运输受到影响。

现在的最大要求，希望认清形势，北京红代会应该安下心来，学习全国的經驗，結合本单位的斗、批、改，进行革命的大批判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再組織少数人出去。如制止武斗，阻止夺解放军的枪，冲击军区要劝阻，劝阻农民不要进城。这些問題如能调查，也要经过统一組織，从各校找些有关的，如综合性大学，可以起这个作用。有的专业学院，如矿院，我和戚本禹同志商量了，打算把他们派到各煤矿去，搞革命促生产。过去疏通铁路就是铁道学院去的。别的院校将来也可以根据情况有組織地出去。总之，大多数留校搞本单位斗、批、改，少数人有組織地出去，搞革命促生产，帮助调查。我們决定有組織地进行。所以要求红代会要有三性，即林副主席所提的既要有革命性也要有科学性和組織纪律性。現在你們是毛泽东时代的大学生，比較我們五四时的中學生要好得多，不知要强多少倍，几十倍。但大家在組織纪律性方面，一定要遵守，还应该更好。

再談談关于大专院校学生的問題，一九六六年的大学毕业生，从九月份起，仍然基本上照过去的毕业生的待遇。解决生活問題，六七年毕业生比六六年略低一点，但也差不多。現在就着手进行分配，如分配到那里，那里接受，你們又願意去，可以馬上走。如接受不了，就暂时留在学校参加学校的斗、批、改。有組織地出去的，也享受这个待遇。这个問題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商量。

希望你們按照毛主席的話去做，要三相信三依靠，相信和依靠群众，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，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。要按照林彪同志提出的三性的要求，加强革命性、纪律性

科学性，不断改造自己。我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今年这样光辉灿烂，相信明年七、八月比现在会更好，正象華生同志所說的，“开花結果”了。

謝富治同志講話

今天晚上的會議非常重要，不要看作是普普通通的座談會。怕遲、怕早，江青同志都講了話，中央文革和三軍的負責同志都到了。

为什么开这么一个会呢？因为目前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良好形势，谢富治同志对这个形势看不到，在思想上对大好形势有一些不统一的想法，所以中央文革的同志都来听一听，講一講。今天的大会，除王力同志外，中央文革都来了。谢富治同志有来，其他三军负责同志都来了。

今天来的主要是大学的，中学的较少。北京有六百多所中学，一个中学要两个，要都来，都在这里就坐不下，没法开了。有个建議，希望大学的同志們统一整队，发给大家，最好拿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学习，結合《红旗》、《人民日报》社論，中央指示，討論一下，好好地分析一下形势。四个领导同志的講話要整理一个完整的稿子。最好几个单位一起整队，我北京大批判搞得不好，革命的大联合搞得不好。这是对的，我接受批评，这我有责任，工作做得不好（周总理：我谢谢你，把中南海的椅子搬了，而几天前直冲得厉害），这也不是我做的事。在北京听不到大中小会批判刘、邓、陶，听不到大联合，只听到吵吵嚷嚷，打“内战”。制止武斗上，我也有缺点，但我也講了的，說过了的。希望中学的同志，大学的同志，工人同志，实现革命的大联合，“三结合”，搞革命促生产，要文斗，不要武斗。要把大批判搞好。我們是跟着毛主席的軌跡，通过报纸发表的軌跡走，还是沿着哪一个学校，哪一个机关什么动态报的一篇形势分析走，来干扰我們伟大領袖的伟大战略部署？我們在毛主席、林副主席的身边，得到中央的指示最早，也經常和中央負責同志見面，我們的革命派确实也起过点促进作用，不要受各种各样的干扰，要通过报纸社論，跟中央的正式講話走，还是通过一篇声明，一个分析走？这个不好，一定要按主席的軌跡走。

首都的红卫兵給全国革命派很大的支持，北京的同學在各地影响很大，很有必要注意。例如，几个人就可以发表声明，还挂着红代会什么組織的牌子，这就不好了。

拥军爱民。对军队要有正确的看法，我們的军队是毛主席亲手創造的，林彪同志親自主持，用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長的。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交鋒作用。北京的军队，是保卫毛主席、林副主席、党中央、周总理、中央文革小组的。江青同志在四月二十日提出“拥军爱民”是一个积极的口号，这和过去所提“拥军爱民”是不同的。总理剛才講了三相信、三依靠。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是可以信賴和依靠的。

大联合、大批判我搞得不好，可以檢討，但你們也要安分。还有一个問題，搞革命、促生产的問題。京西矿每天生产一万多噸煤，有个单位去了四百多人武斗，打死了一个人。无论如何不要搞掉这一万多噸煤！（总理：我失心的是铁。）煤和煤分不开。